

社长指挥战术高 鬼子追着进圈套 武戏演完唱文戏 打完胜仗就出报

于 斌 / 著

北岳剑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北岳剑

于斌/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岳剑/于斌著. —北京:同心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80716 - 604 - 7

I. 北…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F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8788 号

北岳剑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 6 号楼 303

邮 编: 100010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6525175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E-mail: txcbzbs@bjd.com.cn

印 刷: 北京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献 给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浴血奋战的
新闻铁军——晋察冀日报社的前辈们！



前 言

《北岳剑》是第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报纸的小说。

晋察冀日报社在开国元帅聂荣臻同志的直接关怀、领导下，在社长邓拓同志的带领下，无论日寇、国民党军队炮火多么凶猛，无论印刷物资多么奇缺，无论衣食品多么匮乏，仍打着游击办报，持续十多年，直至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移驻河北省西柏坡。新闻铁军在游击办报中险象环生，危急关头接踵而来，激烈战斗层出不穷。他们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铁壁合围”、“梳篦扫荡”，战胜一种又一种出人意料的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胜利。他们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创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本小说以晋察冀日报社为原型，依据历史事实、重大事件、突出事迹等进行创作，塑造出一支爱国爱民、能文能武、有勇有谋的新闻铁军。由于晋察冀日报社的前辈们精神感人、创出的业绩辉煌、进行的战斗精彩，从而使作者在此作品中所描写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所展现的斗争场面惊心动魄，所包含的文化底蕴深广丰厚。

该书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会长陈春森和（以下人名按姓氏笔画排列）戈焰、邓小岚、左录、伊之、刘长明、陈英、杨瑞、张连达、周明、罗一德、赵继英等同志的巨大帮助，他们对本书给予具体指导、提出修改意见、介绍史实、提供资料，特别是人民新闻家邓拓的长女、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副会长邓小岚以书面材料讲述了在特定环境中所产生的生动情节，本人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作 者

2007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穷山沟创铅印报	1
第二章	打运动战甩追兵	21
第三章	崭新天地五台山	35
第四章	破敌合围巧游击	51
第五章	七进七出不停刊	65
第六章	抗日英雄震山河	81
第七章	避开灭顶走为上	95
第八章	滹沱河畔订誓盟	109
第九章	炮火现场写报道	127
第十章	抗灾驱祸战病魔	141
第十一章	遇变儒将出奇兵	155
第十二章	兰花凝结生死情	175
第十三章	揭露丑恶祭牛子	189
第十四章	胜利转战张家口	209
第十五章	割舍爱情为救国	223
第十六章	倾心合建大党报	237
后记		251

第一章 穷山沟创铅印报

从神仙关到东河沟镇的山沟，天空的云很低，就像用毛笔饱含浓墨挥洒上去的，毫无规则，不断从远方凶狠狠地扑过来，仿佛要吞掉这里所有的山，压得群峰不敢抬起头来。风像筛子一样，不放过每棵树、每根草、每条石缝。树干无奈不断地躬身，一些失去绿色的树叶全被掠去；高高的野草被迫朝着同一方向伏在地面上，少量的黄草叶在空中飞舞；石缝就像被刷过一样，沙粒被抛了起来。

雨停了，但是山上的水仍然不断地流下来，流到阵地的堑壕里，浸泡着战士们的双腿。战士们顾不上清除脚下的雨水，打开油布、蓑衣或被子，取出手榴弹、步枪等，把手榴弹摆在面前，把刺刀或大刀擦了又擦，然后瞪大双眼，紧紧盯着山沟。

独立营邓恒岳低声说：“和尚、长腿，见过这鬼天气吗？现在正如明朝诗人谢榛所说的：‘云出三边外，风生万马间。’”张驰轻声说：“阿弥陀佛！邓教导员，你的诗意还挺浓。一夜暴雨把大家浞得连牙都没剩，都成了落汤鸡。我从小在五台山当和尚，在秋分前后，就没见过下这么大的雨。”刘长拍拍长长的大腿，小声说：“邓教导员，你满脑子是诗，我感觉是衣服湿，地上湿。这秋风的劲头儿都赛过了冬天的北风，这个湿风比你吟咏的诗风更特别啊！”邓恒岳压低声音说：“继续注意隐蔽！鬼子露头儿了。”

100多辆汽车在前面摇摇晃晃地开道，如同什么都不在乎；汽车上站着挺直脖子的日本兵，个个露出目空一切的样子；满载辎重的200多辆马车在后面慢跑着，一点也不紧张；骡马拉着的九二式步兵炮没有抬着头，似乎很悠闲；最后压阵的骑兵不断颠着身子，好像很得意。张驰

轻声说：“佛祖保佑，我今天就送你们去见阎王。”刘长一边小声说：“大鱼进网啦！”一边晃了晃两条快要冻僵的大腿。邓恒岳低声说：“和尚、长腿，这可是没有煮熟的狼骨头肉，绝对不是好啃的。”

清晨7时，攻击命令从驻五台山地区八路军的前敌总指挥部一下达，从神仙关到东河沟镇，枪声、爆炸声如暴风骤雨，震撼着数十里长的山谷。暴雨没有把战士们的怒火浇灭，狂风没有把战士们的斗志刮掉。猛烈袭击对日军突如其来，重机枪、轻机枪像密布起火网，步枪似狂泻着星雨，手榴弹如劈砍下怒雷。日军的神气一扫而光，有的落下战马，有的倒在汽车上，有的钻入车底下，有的躲到山石旁，有的趴在土沟里。在狭窄的山沟中，汽车互相撞击，战马互相践踏，日军互相拥挤，异常混乱。

日军毕竟受过严格的军国主义训练，分散着与伏击部队死拼。前敌总指挥部下达了分段吃掉敌人的命令，战士们一跃而起，如同猛虎下山，杀声震天，居高临下冲向沟底的日军。邓恒岳双眼凹陷，目光带着怒火，瘦高的身躯向前倾着，跨出长长的步伐。他高喊：“那里有个鬼子军官，和尚、长腿，咱们先干掉他！”在邓恒岳的右边，张驰光着头，双目瞪圆，手持大刀，勇猛地向前冲。鬼子用刺刀直扎他的胸窝儿，只见他用刀背一磕，接着刀刃就向鬼子的脖子削去，鬼子的头立刻滚落在地上，他脱口而出：“阿弥陀佛！”他在鬼子群中左劈右砍，很快逼近了那鬼子军官。在邓恒岳左边，刘长发挥他长腿的优势，大步流星向前冲。只见他用枪一晃，敌人一挡，他立刻贴近敌人，用自己的铁头猛撞敌人的头，那敌人立即脑浆迸出。就在这时，一个鬼子向他刺来，他一闪身儿，鬼子扑了空，冲到他跟前。只见他用铁掌劈向敌人的脖子，那敌人的头顷刻歪到了一边，倒在了地上。他在鬼子群中横冲直撞，很快接近了那鬼子军官。就在那鬼子军官刚一举起指挥刀时，张驰的大刀已劈了过去，刘长的刺刀已捅了进去，在同一时间，鬼子军官的头没了、胸前喷出了血。鬼子军官一被击毙，成群的鬼子顿时乱了营。

一名身材敦实的人，脸大额宽，透露出头脑中充满着才智，他大叫一声：“迫击炮，快炸军车！”只见历智的胳膊又粗又长，他的话“是！

陈教导员”一出口，接着就甩出捆在一起的三颗手榴弹。数十米远满载军火的车一声巨响，火光冲天。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了，一车弹药爆炸，众多车上的军火连着爆炸，周围的鬼子纷纷被崩上了天。新一营教导员陈致林高喊：“迫击炮，继续炸！再往鬼子群里扔。”鬼子立刻向陈致林和历智扑过来，陈致林用驳壳枪射击，历智甩出手榴弹。一名光着头的人大叫：“陈教导员、迫击炮向后撤，看我的。”只见他身材不高，非常灵活，靠着山坡的泥水滑下去，一个跟头折到了敌人跟前，挥舞着长长的铁杆红缨枪，一枪戳进鬼子的胸膛。陈致林高喊：“后面有鬼子！赵英——”赵英从鬼子胸膛拔出红缨枪一刹那，红缨枪的尾部就奔向了身后的鬼子，鬼子的刺刀还没挨着赵英，但赵英的红缨枪尾已戳进鬼子的胸窝。赵英拔出红缨枪，平举红缨枪随着身子猛转一圈，众多鬼子躲闪不及，枪尖划着鬼子的脖子，立刻断气；枪尖划着鬼子的眼睛，立刻失明；枪尖划着鬼子的胳膊，立刻端不住枪，敌人瞬间被打倒一大片。赵英抖动着红缨枪，上下翻飞，前后猛刺，左右开弓，使鬼子眼花缭乱，只能慌忙躲闪，没有进攻之力。他保护着历智，使“迫击炮”充分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一处陡坡靠着很高的山崖，山崖下有个凹陷处，如同一个狮子张着大嘴，一群日军军官藏在“狮子口”里，有的对着地图指来指去，有的对着周围比比画画，有的对着电台大呼小叫。陡坡上有三挺机枪喷出火舌，阻止八路军战士向上进攻。邓恒岳看了一下地形，大喊一声：“和尚！”“到！”张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帽子，一边答应。邓恒岳指了一下“狮子口”，张驰点了一下头就跑了。邓恒岳看见刘长缴获一挺机枪，猛喊一声：“长腿，你赶快抢占这沟中制高点，向前面的山崖下开火，掩护和尚从崖顶下来。”刘长甩开长腿，跑到一座高高的山石上，猛烈地向“狮子口”外面的鬼子开火。刘长的机枪一响，敌人的两挺机枪就哑巴了，另一挺机枪受到正面和侧面的攻击，立刻失去了威力。这时，张驰利用飞抓和绳子，从山的东侧爬上了崖顶，然后绕到山崖的西侧，握着绳子飞落到“狮子口”上部，扔下两捆儿手榴弹。他还没等烟散就跳了下去，手握双枪，将没炸死的鬼子全部干掉了，然后脱口而出：“阿弥

陀佛!”

此后，日军显然是失去了有系统的指挥，有的放弃抢占制高点，有的退缩在峭壁下，有的在寻找山沟出口突围。战斗打得极为激烈，八路军战士与日军短兵相接，有的用刺刀对刺刀，有的用大刀对刺刀，展开白刃格斗；有的武器被打飞了，就与鬼子扭打成一团，用手榴弹砸，用拳头打，用牙齿咬。到了中午，日军大部分被歼灭了，只有一部分日军奔向西幸庄西面，从北跑池逃窜。原定由阎锡山部队在那里阻击，但是他们按兵不动，致使日军突破了阎锡山部队的阵地，从结城口向北逃跑了。神仙关战斗结束了，战场上非常壮观，日军人仰马翻，死尸布满山沟；武器凌乱丢弃在沟底，比比皆是；汽车熊熊燃烧着，冒着黑烟。战争是残酷的，场面很惨烈，有的战士和鬼子对刺，刺刀都扎进了对方的胸膛；有的战士后背被扎了一刺刀，但是嘴还死死咬住一个鬼子的喉咙；有的战士左肋冒出了一大摊血，可是手里的大刀没有松开；有的战士胸部、腹部有多处被刺，而双眼却瞪得大大的；有的战士拉响了手榴弹，与几个鬼子同归于尽。

八路军副师长岳章荣冲进了“狮子口”，邓恒岳马上敬礼，指着日军作战地图、文书、证件说：“报告岳副师长，从日军文件中得知，被我们歼灭的这支部队，是日军板垣第五师团所属的佐藤一木旅团。”岳章荣副师长说：“板垣全名叫板垣征四郎，是有名的‘中国通’。他曾在关东军任参谋，军衔是大佐。‘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他组织伪满洲国有功，所以很快升任为中将师团长了。”邓恒岳说：“他指挥的佐藤一木旅团想经过神仙关，企图与西面的日军在虎牢关会师，进一步攻取太原。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里有一支严阵以待的八路军部队。他们旅团4000多人，在一个上午就被咱们吃掉了一半多。”岳章荣副师长说：“我看了周围的情况，我们的伤亡也很大，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神仙关大捷之后，驻五台山地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新的战场，留下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团和另外不满员的两个连，交给副师长岳章荣，以恒山和太行山为中心，在连接山西省、察哈尔省和河北省的地方，充分发动群众，开创抗日根据地，直接威胁敌占区北平、天津、保定、

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地。

1937年11月7日，邓恒岳、陈致林和周志铭得到通知，早早来到了五台山岩唇万济寺大殿门外。恒山军团司令员岳章荣走到门口说：“邓恒岳、陈致林、周志铭，进来吧！”三个人大步跨进屋内，一齐向岳章荣司令员、宋长杰参谋长、政治部童舒主任敬礼。岳章荣司令员说：“刚刚安排完庆祝恒山军团成立大会，让你们在外边等了一会儿。你们对神仙关一仗写了报告，邓恒岳讲，是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陈致林说，是由我们党坚决抗日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周志铭调查很详细，指出我军歼灭板垣的一个旅团3000多人，缴获九二式步兵炮一门、炮弹2000多枚、机枪20多挺、步枪1000多支等。”邓恒岳说：“如果我们有舆论工具就好了，可以把神仙关大捷充分地宣传出去，那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岳章荣司令员看了看军团参谋长宋长杰和军团政治部主任童舒说：“讲得太对了！今天找你们来，就是向你们宣布一个决定：要创办一张党报——《北岳日报》。军团司令部决定：由邓恒岳担任《北岳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陈致林为教导员，周志铭和张驰、刘长、历智、赵英担任编辑、记者、印刷工。”邓恒岳、陈致林和周志铭都愣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岳章荣司令员说：“你们肯定有想法吧？”邓恒岳说：“军团首长的命令应该服从，但是我从福建来到北方，就是为了参军打日本，可是让我离开部队，这也太让人勉为其难啦！”陈致林见周志铭没说话，就和缓地说：“周志铭是原师部干事，办报纸也不算改行。我投笔从戎，就让我留在部队吧！”岳章荣司令员说：“邓恒岳，你不要动之以情；陈致林，你不要拐弯抹角；周志铭，你不要沉默不语。难道办党报与打仗和建根据地不是同等重要吗？报社是一支文化的军队，你们办报纸，鬼子能饶了你们吗？军团司令部尽可能地保护你们，但是不可能安排一支部队专门跟着你们。你们还发愁没仗打吗？我倒担心你们不能保护自己，所以才让身怀绝技的几名战士和你们一起办报纸。报社成立以后，凶恶的敌人肯定会找上你们的门。”邓恒岳说：“我懂了，唐朝诗人王维在《老将行》中赞道：‘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我们要把《北岳日报》创办成‘北岳剑’。”陈致林说：“我们要把‘北岳剑’锻

造、磨砺得无比锋利，要刺向日本鬼子和民族败类。”周志铭说：“再加一条，还要割除我们肌体可能出现的毒瘤。”岳章荣司令员高兴地说：“讲得好！”宋长杰参谋长说：“周志铭曾从事过古书印刷，军队给你们弄到了石印机、黄毛边纸和油墨。”政治部童舒主任说：“你们先报道八路军神仙关初战大捷、在10月打垮了曲阳城内的日军和烧毁阳明堡机场24架日军战机。”岳章荣司令员说：“童主任已写好了《发刊词》，今天就出版，每天一期，由军邮发送。”邓恒岳、陈致林、周志铭一齐说：“保证完成任务！”

在庙里一间厢房中，邓恒岳擦了擦手心的汗说：“和尚、长腿、迫击炮、赵英，不要像被霜打了似的，蔫头耷脑的。今天要抢出第一期报纸，我可没时间给你们解除思想疙瘩，你们先听周志铭指挥。”周志铭说：“你们过来吧！石印是用石版印刷，邓社长和陈教导员蘸特制的墨，将报道内容抄写在药纸上；然后咱们把药纸轧印在石版上，涂上桃胶，等干后再擦洗干净；最后涂上油墨，就能印出报纸来。”《北岳日报》第一期印出来了，大家围着报纸津津有味地端详。邓恒岳说：“看和尚、长腿、迫击炮和赵英，你们终于有了笑脸儿，我看这思想工作就做通了一半，赶快印吧！”几天后，版面上不仅有抗战的消息，还有了社论、通讯等，内容丰富，语句通俗，还有诗歌、插图、漫画，形式多样，特别是由邓恒岳、陈致林书写的蝇头小楷，使印出的版面美观、清新。

在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官多田骏脸色阴沉，指着桌子上的《北岳日报》说：“龟田部队长、玄纯郎大佐，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冒出了共党恒山军团司令部，在那里还办了《北岳日报》。这上面说什么神仙关战斗灭了我们的威风，又说什么在唐县么家佐打死我们100多人，还缴获了迫击炮。最不可容忍，1938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阜平县突然出现，并扬言这个区域是共军的根据地，这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我要派出万余兵力围剿共军腹地，你们现在就出发，在3月初赶到阜平城。我要炸掉共军的首脑机关和北岳日报社。”龟田、玄纯郎鞋跟儿一碰，同时回答：“哈依！”

春天大地回暖，冬眠动物出蛰。《北岳日报》刚上完版，正准备印

刷。岳章荣司令员给社长邓恒岳打电话说：“敌机快飞到阜平城了，石印机很笨重，来不及搬到县城外面，你们赶快钻防空洞。敌机轰炸后，你们马上收拾，向五台转移。”邓恒岳刚放下电话，就听见飞机声，急忙叫大家钻进了防空洞。日军飞机尖叫声一过，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敌机疯狂轰炸过后，大家看到报社的房子被炸塌了，石印机被炸毁了，都流下了眼泪。邓恒岳说：“如果岳司令员不来电话，我们就会像石印机一样被炸得粉碎。”

龟田和幺纯郎指挥日军攻进阜平城，到处烧房子，杀留在家里的老人，抢财物。龟田给多田骏拍电报说：“共军司令部和报社的房子被炸平，石印机被炸碎，人员已跑掉。”多田骏回电，命令他们向五台山方向追。龟田和幺纯郎带领鬼子立即追赶，在路上多次被伏击，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北岳日报社驻扎在五台地区河庙山沟，使用一台破旧的石印机出报。根据地很多村子和军队成立了读报组，纷纷催要报纸，邓恒岳整日为报纸印数增加不了发愁。一天，岳章荣司令员把邓恒岳、陈致林叫到军团司令部，说：“这是张巾、方单同志，他们和你们一起筹办铅印工作。”邓恒岳、陈致林热情和他们俩握手，连声说：“欢迎、欢迎！”岳章荣司令员说：“张巾同志的父亲张植林是印刷厂厂长。张植林在保定用半生心血置办了设备，日本人一占领保定，就要夺走他的河北省印刷厂。他让张巾告诉我们，要立即把他的印刷机运到根据地。你们报社抽出几个人，我再派几名八路军战士，组成一支小分队，把印刷设备运回来。”邓恒岳擦了擦手心的汗说：“是！报社先由教导员陈致林负责，再留下周志铭和长腿继续完成出报任务。”陈致林说：“沉沉！你先别这么定，应由我带领小分队运印刷机，我是本地河北省曲阳县人，情况比你熟。再说，你是社长，不能轻易离开报社。”邓恒岳说：“不要争啦！我是社长，要做当头炮！由我、张巾、和尚、迫击炮、赵英、方单和战士组成小分队，今天就出发，一定要把宝贝——印刷设备运回来。”陈致林说：“不对！你是‘帅’，不是‘炮’。”邓恒岳说：“在咱们部队要有新的解释，我当‘头儿’，不能在后边，就要带头儿做‘当头炮’。神仙关大战，你不是

也冲在前边吗？”岳章荣司令员说：“不管谁带队去，都要明白，印刷机是庞然大物，要从日军的眼皮底下运出来，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并且路途遥远，那是相当危险的。”邓恒岳响亮地回答：“请岳司令员放心，我们有办法对付。”

在小分队到达保定的当天，驻保定的日军部队长小岛直搓手，在屋里转来转去，因为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多田骏让他印材料，可是偏偏在这时，厂长张植林说印刷机坏了。电话铃响了，小岛吓了一跳，他抓起电话，里边传出多田骏的吼声：“小岛，我的要材料！我们的要宣传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八路军的毫无战斗力。”“哈依！我马上催。”小岛的鞋跟一碰答应着。

河北省印刷厂陈晓跑到小岛屋里，哈着腰说：“报告太君，张植林厂长说印刷机没修好，您的材料不能印。”小岛说：“张厂长不愿和皇军合作，心大大地坏了。你要催他，派你去当生产股长，以后你要当厂长，你的明白？”陈晓立即说：“谢谢太君！”

陈晓走进厂长办公室，阴阳怪气地说：“张厂长，太君让您快地修印刷机，否则可没您的好。”“陈股长，你应该知道，日本人来到保定以后，不让出版国内图书，咱们厂有多长时间没有印书了？日本人只让印他们的东西，又不给钱，咱们厂还有资金吗？我全家为什么住在厂里？是我把房产变卖了，才凑够钱给工人发了工资。我拿什么钱来修机器？”“如不修机器，脑袋就难保啦！”“陈股长，不用操心，我自有办法。”

陈晓又来到小岛的办公室，向小岛汇报说：“太君说得对，张厂长的心大大地坏了。您的让他修印刷机，他说没资金。”“我让他死啦死啦的，他就有资金了。”“是！”

陈晓来到印刷车间，看见一群人正在拆印刷机，他打量邓恒岳、张巾、张驰、历智、赵英、方单等，他急忙跑到厂长办公室问：“张厂长，什么人在拆印刷机？”张植林说：“修理厂人啊！你会修吗？”“对！快请人修，不给皇军干，就得死啦死啦的。”“我请你到逍遥楼喝点酒去吧？”“谢谢厂长，我先报告小岛太君，你很愿意和皇军合作，然后就去逍遥楼，我在那里候着您。”

当陈晓离开张厂长之后，邓恒岳对张厂长说：“张巾已经告诉您了，我是北岳日报社社长。因为您身边总有外人，所以我没有机会跟您说话。恒山军团司令员岳章荣让我向您问好，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从整体局势看，您一定要跟我们去根据地，不然您肯定有危险。”张巾紧接着说：“爹，印刷机拆完了，零件用桐油布包好了，放在大粪车里；铅字、字模等用桐油布包好，放在泔水桶里；印刷机的大框放在垃圾车里，天黑前就出保定城，印刷厂有很多工人愿意跟我们走。社长邓恒岳诚心诚意地劝您，您一定要跟我们一起走，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张厂长说：“先让你娘和弟弟、妹妹跟你们走，我得稳住日本鬼子，不然谁也走不了。你们连夜走后，鬼子只有到明天才能知道，他们就无法找到你们了，我再走才稳妥。不然，鬼子就会怀疑没有去修印刷机，肯定会追查印刷机的下落，将印刷机运往边区可就难了。”

这时，厂长办公室电话铃响了，张厂长拿起电话，里边传出小岛的声音：“张厂长的。”“我是，太君。”“陈晓的哪里去了？”“不知道。”“是让修理厂的修印刷机吗？”“少部分零件在厂里修，大部分零件送修理厂抢修，争取明天修好。”“你的，良心大大的好！你的把陈晓找来。”“是，我马上去找。”张厂长对邓恒岳和张巾说：“天快黑了，你们赶快走吧！”张巾说：“爹，您千万要注意安全。”“我没事，你们要多加小心。”邓恒岳对张巾说：“让这名战士跟着你，保护你娘和弟弟、妹妹直接回根据地。”张巾说：“我要和大家一起运印刷设备。”邓恒岳说：“不要争了，要服从命令。我现在把战士和工人分成三组，我带领第一组，和尚跟赵英带领第二组，迫击炮跟方单带领第三组，分别保护大粪车、泔水车、垃圾车分三路走。大家先从东门出城，再向北走，最后在留村北面的漕河河边集合。”大家说：“是！”

邓恒岳和张巾等人走后，张厂长来到了逍遥楼。“老板，陈晓在哪里？”“在单间，他打呼噜呢。他下午一到这里，就要好酒，说是您请客。他喝的酒可真不少啊！”“他喝别人的酒一向是没命的，我去看看他。”张厂长和逍遥楼的老板一推开单间的门，一股酸臭味扑鼻而来，两个人立刻捂上了鼻子。老板说：“张厂长，您在大堂坐着，先喝茶，我让

伙计把那单间打扫一下。”过了夜里12时，逍遥楼该打烊了。张厂长对老板说：“陈晓不吐了，我搀他回厂子，给您添麻烦了。”老板说：“您太客气了。”

厂长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张厂长揭开身上的被单，一看表，是夜里3时。他拿起电话，立即传出小岛的声音：“你的昨天晚上哪里去了？到了夜里12点，我的打电话，你还没在屋里。”“我去找陈晓，他喝醉了，12点多了，我才把他搀回来。因为太晚了，就没给您打电话。”“我马上到你厂里去。”

小岛来到印刷厂，张厂长把小岛迎进厂长办公室。小岛见陈晓还在睡，一脚把他踢醒，一手揪他耳朵，问：“昨天喝酒去了？”陈晓迷迷糊糊睁开眼睛，一看是小岛，噌地站起来，说：“喝，喝，同张……”张厂长急忙接过来说：“合同？你跟谁签合同啦？你的上衣口袋装什么了？还挺沉的。”随手摸陈晓的上衣口袋，掏出20块大洋和一张纸，纸上写着“合同书”。张厂长看后将合同书递给小岛。陈晓说：“合，合同？”张厂长说：“是合同，你装什么傻啊？你告诉我，你去逍遥楼喝酒，原来是你背着我，把我的机器卖给了达岛日郡商行，你得了订金20块大洋，上边不仅有你的签名，而且还有你按的手印呢！”陈晓大喊：“我没有啊！”小岛一枪打死了陈晓，大叫：“陈晓，良心大大地坏了！张厂长，那20块大洋就赏给你了，你给我找印刷机去。”张厂长说：“那20块大洋我不要，拆机器和修机器的人都是陈晓找来的，我下午去找陈晓，我没在厂里，不知道陈晓找的人把机器弄到哪里去了。”“唉呀！我中你的计了，陈晓的合同，是你伪造的，是你把他灌醉了，用他的手按上手印。你的，是厂长，我让你修机器。现在机器没了，多田骏总司令官让我印宣传材料，我怎么办？我枪毙了你，并贴出告示，说你违抗了皇军命令，把印刷机给破坏了。”张厂长大义凛然地说：“你明白了，太晚了。你们杀死了多少中国人？你们的罪恶将永远记在历史的账上，你们绝没有好下场……”小岛气急败坏地开了枪，张植林厂长光荣牺牲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小分队各组人保护着印刷物资，陆续来到留村北面的漕河河边。邓恒岳吩咐各组人，把包好的铅字包、铜模包和零件包